

林清玄
著

情深，万象皆深

我们要轻轻的走路，用心的生活；我们要温和的呼吸，柔软的关怀；
我们要深刻的思想，温柔的慈悲。这些，都是人生的修行。

林清玄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情深， 万象皆深

林清玄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作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7-406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深，万象皆深 / 林清玄著. — 北京：北京十月
文艺出版社，2018.10
（清欢三卷）
ISBN 978-7-5302-1821-1

I. ①情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0973 号

本著作物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，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，在中国大陆出版、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
情深，万象皆深

QINGSHEN WANXIANG JIESHEN

林清玄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天津市银博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8.5
字 数 18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21-1
定 价 56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新版自序

寻找灵山的终点

终于上了终南山。

一直向往着去看看王维隐居的地方，本如法师笑着说：“王维隐居的地方还在更深的山里，这次的时间不够，下回来，我带路！”

本如法师是终南山净业寺的方丈，未到终南山前，我以为像净业寺这种千年古寺，方丈必然是年高德劭的老和尚，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一位青年爽朗、声震屋瓦的年轻人。

还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位潇洒的和尚，当年上山当方丈的时候，背后绑着一把剑，怀里装着毛笔的样子……他是少见的文武全才的和尚，剑术贯穿日月，笔墨惊动风雷，他还可以左手写字、右手画画，书画同时完成。

听说有一回，寺里的杂役和附近的居民发生冲突，怎么讲都无法沟通，本如法师说：“既然讲不通，我们去干一架！”

他领寺众下山，居民被他的威仪气势所镇慑，事情一下就解决了。后来，附近居民都成为净业寺的护法。

寺众说，师父也不是有特别的法门，就是“慈悲”和“豪爽”而已，只要和师父“交手”一次，就会成为他的好友。

你可以再想象一下，这位文武双全的和尚，在终南山散步的时候，左右各带一只狮子，空中还盘桓着他养的金雕，他养的宠物很不一般。

两只狮子是被人放生到终南山的，本如法师起了怜悯心，就养了下来。两只狮子从小跟着他，最后养成比人还大的雄狮。金雕也是山上捡到的小鸟，后来才知道是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那种大雕。

三只宠物都是吃肉的，寺里茹素，无肉可吃。本如法师隔几天就会到市场买大量的鸭架子和鸡架子回来喂食。

当地人都知道师父买肉是为了喂狮子。

外地人却不知道。有一天本如法师在市场买了鸡鸭，被一个外地人跟踪到终南山，以为是师父偷偷吃荤，向有关单位告发。

后来才知道本如法师养了狮子和金雕，净业寺的另一位天风师父则养了四匹白马。

“养马是没有问题的，养狮子和金雕有可能伤人，而且是保育类动物，我们必须没收，养在动物园！”来调查的官员不由分说，把本如法师的宠物带走了！

来则应，去则不留

本如法师对我说：“来则应，去则不留，因缘就是如此！”

我们这次会到终南山，也是因缘所成！

帮我们安排在法门寺演讲的张新民居士，素与本如法师相熟，知道本如法师三十年前在佛学院念书时，就读过我的“菩提系列”，想邀请我去终南山住几天。

净业寺的执事心一居士请新民兄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说：“行程排得太满，顶多只有一天的时间，要在终南山住几宿，只能期待他日之缘！”

上终南山大不易，如果走步道上山，走一千多米就累坏了。幸好本如师父打造了小缆车，先坐“缆车一号”到八百米高，再换“缆车二号”，交叉上到一千五百米。沿途山高谷深、巨树林立、惊险万状，缆车的轨道近乎垂直，心一师父一直叮咛：“林老师、师母千万往上看，别往下看，往下看会吓着了！”

淳珍知道我惧高，紧紧拉着我，在缆车的“咔啦”声中，一路拔

高。我看着这秀美的山林，几千年来一直是隐士的梦乡，成就了无数的修行者，他们不只看到山林的美，也体会到万物的深情。到了山顶，境界一开，一切都明明白白展现在眼前了！

我们与本如法师、天风法师、心一居士在松树下泡茶论道，微风一过，松针宛然，仿如仙境。

我心念才动，本如法师了透我的想法：“如果要说是人间仙境，就要冬天再来！那时终南山全部银白，每一根松针都是白的！”

闭上眼睛想象一下“云深不知处，只在此山中”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……呀呀！美丽的终南山，在我童年美好向往的终南山，我正靠在你的怀抱里！

写下一个美丽的句点

我们从松树下移席到方丈室，谈文学、谈武术、谈诗书画、谈茶酒花、谈《红楼梦》、谈武侠小说、谈南怀瑾、谈虚云老和尚……

话匣子一开，剑光四射，仿佛一眨眼，已到了黄昏，要如何写下一个美丽的句点？

心一居士说：“师父和林老师各写一幅字，和在座的朋友结缘吧！”

展纸、磨墨，我和本如法师站在对面。

一人送一幅，各写了十几幅，写得痛快淋漓。

本如法师最后把他珍藏多年的两罐“黄精”送我。黄精乃终南山的特产，也是修行人养生的极品。

我无以为报，说：“找一年的冬天，再来看师父，一起畅饮甘露！”

永无止尽的追寻

终于下了终南山。

怎么下的山，我已忘记了，只记得在醉眼迷离中，一株株往山上退去的老松树。

就在二〇一七年，我去了几个一直向往的寺院。我去了西安法门寺，在法门寺里做了一场演讲；也在宝藏佛指舍利地宫的大殿，为五千名善知识谈经论道。

后来去了河南嵩山少林寺，与永信法师谈到少林寺的今昔，与少林寺的武僧一起用斋，发现在少林寺习武的，有一半是外国人。他们的起居、用斋、练武……与千年前没有两样，一千年，就这样无声地流去了。

一千年，无声。那么，一年可以走多远的路呢？

二〇一七年春天，我到安徽的阜阳、合肥、亳州；接着，去了日本东京；又飞到广州、花都、惠州；然后，转往山西太原，再去五台

山、平遥……

夏天，先飞到英国伦敦，转飞法国巴黎。接着，飞向广州，又去花都、茂名、阳江、湛江、佛山。然后，去了陕西的宝鸡和西安，再去上海。

秋天，先飞去河南的郑州、新密、濮阳、开封。再飞去深圳，转往南京、扬州。

冬天，先飞去贵州贵阳，再转往江西南昌，后飞去广州……

我摊开一年的行程，再想到自己二十年来，几乎就是这样走过的。

千里跋涉、万里旅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什么力量，推动着无止尽的追寻呢？

那是我深信，远方有许多美好的事物，尚未与我的心相遇！

在不可知之处，还有许多深情浪漫的人，尚无机缘相会。

如果我的心够清明，在相遇相会之时，登高望远，必能境界互生，确立生之意趣！

“心美，一切皆美”“情深，万象皆深”“境明，千里皆明”不只是我的信念，也是我的追寻。我还会不断地走向远方，不停地走入人群，与有缘的人相会！

林清玄

二〇一七年冬日

台北双溪清淳斋

自序

每一朵落花，都香过、美过，
与蜂蝶相会过！

天下无不是药的草

我喜欢种香草。

在台北居住已超过四十年了，住过十几个房子，不论住在多么小的房子，环境如何艰难，我都会在阳台、窗边，种几盆香草，如果有露台、有院子，我就会种得更多。

薰衣草、鼠尾草、九层塔、柠檬草、薄荷、紫苏是常种的，有一段时间，我还种了肉桂和甘草。

我喜欢香草，是喜欢拿它们来泡茶、入菜，有时在阳台种花，采一两片在口中咀嚼，就会感觉神清气爽，感恩天地有情，赐给这些不起眼的小草动人的香气与深长的滋味。

乾坤朗朗，一株小草自有它非凡的庄严。

当我咀嚼小草，抬头仰望云山，就会想到一个故事：

文殊菩萨在一片翠绿的草原，对大众开讲智慧，在演讲开始的时

候，他把善财童子叫起来：

“善财！去采一株不能做药的草来！”

善财童子绕着草原找了三圈，回来对文殊说：

“菩萨！遍寻各处，无不是药的草！”

文殊随手从脚边采了一株小草，举草示众，三复斯言：“天下无不是药的草！天下无不是药的草！天下无不是药的草！”

文殊是智慧第一的菩萨，接下来他开讲了伟大的思维：天下没有任何草是不能做药的，如果有一株草是无用的，那是它的价值还没有被发现。同理，天下也没有任何烦恼，不能转成智慧，如果有烦恼是无用的，那是它还没有得到转化。

小草，提炼而成良药；烦恼，转化而成智慧！

未转化提升的烦恼，是为“业障”；转化提升的烦恼，是为“境界”。

凡夫与菩萨同生于一个世界，凡夫为烦恼所缚，不得解脱；菩萨在烦恼大海中，得智慧宝珠，得大自在。

静思万法、谛观万象，体会脚边的一株小草呀！它们在阳光下的开怀喜乐，它们在微风中的轻柔舞蹈，它们在暴雨大雪里，谦虚保任。

百草寂寂，等待有一天会遇到神农，或者文殊。

当我们的的心静下来，烦恼喧哗，仿佛生命中的污泥，但我们也等待着，或者会有一朵莲花，一些清淳的智能，从无明的、未名的角落，升起！

一株草里有万佛的宝殿

我喜欢在广东旅行。

因为广东人什么都吃、人人都是食物的探险家。

广东食物里，我最喜欢喝煲汤。大饭店里的煲汤很好，小餐厅里的煲汤也滋味独具，寻常人家的主妇更是，个个都是煲汤高手。

有几次喝到用枸杞叶、当归叶、川七叶煲的汤，使我拍案惊奇，滋味不下于用人参、天麻、茯苓煲的汤。

有一次，在广东开平吃农家饭，农夫以黄鳝煲饭，鳝软饭香，锅底还有一层厚厚的锅巴，真是美味无双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，用大蒜清炒的地瓜叶、以咸蛋搅拌的南瓜叶，加了豆豉肉末的西瓜叶，每一样都是那么鲜嫩好吃。

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西瓜叶可以入菜。

问了农夫，他说：“所有的瓜苗都可以做菜呀！不只是西瓜、南瓜、冬瓜、苦瓜、丝瓜、节瓜、哈密瓜，只要是瓜苗，做菜都很好吃。”

吃过中饭，我站在农夫的南瓜田里，看着满地蔓生的瓜苗瓜叶，心里非常感动，这世间所有的一切，都可以用来供养天地，即使是小小的瓜苗，也有无限的庄严！

释迦牟尼佛也曾与弟子一起散步于美丽的田园，有一次走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。

天帝看着那一片难得的美景，突然对佛陀说：“世尊！这里如果来盖一个大雄宝殿就好了！”

佛陀微笑着，并不应答。

智慧第一的舍利弗突然拔起路旁的一株草，插在佛前，说：“世尊！大雄宝殿盖好了！”

佛陀开怀地笑了，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！”

佛陀没有说的，就像自己拈花，迦叶微笑的密意一样，一朵花里有无上的菩提，一株草也有庄严的宝殿。

如果在美丽的地方，不能看见一朵花、一株草、一抹浮云、一发远山，又如何看见佛的殿堂呢？

若有明慧的眼睛，有清淳的觉受，在在处处，皆有菩萨的慈悲智慧在焉！

我欲奔行千里，去追寻佛的智慧；我也愿就在站立的地方蹲下来，来体会一株草的庄严！

摩顶松的心

每天清晨，在露台浇花的时候，我会对花草说话。

或者背诵昨夜读到的一段动人的经典，或者诉说一首古诗的意韵，或者唱念一首新学的歌……

有时说一些祝福的话，希望每一株草翠绿无比，祝愿每一朵花繁华多彩。

我真心相信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情，就会种出什么样的花草；而你有什么发愿，世界也会往那个方向展现；我真心相信，因为我种的植物总是花红草绿，永远以美好来与我相应。

有智慧、有感性的人都会如是相信。

玄奘大师要到西方取经的前一天，漫步于寺院的庭中，看见自己每天浇水而长得盎然的松树苗，突然感到不舍，他走到松树旁边，抚摸松树的长发，深情地说：

“我明天就要启程到西方取经了，以后不能亲自为你浇水了，你要努力地生长呀！我到西方的这一段时间，你就向西生长，与我心心相印，等我东归之时，你再往东生长吧！这就是我们的约定。”

玄奘出发往天竺的十九年间，那棵松树一直往西边生长，竟成一棵向西弯曲的树。

十九年后有一天，这树的枝丫大量往东边冒出，寺僧大为惊奇，不久之后就传出玄奘将回到大唐的消息。

玄奘回来看见那棵松树也大为感动，为它取名为“摩顶松”，十年之后，摩顶松松如盖，终于平衡，成为像伞一样形状的大树。

眼泪是不真实的珍珠

每次我看到一棵大树，总会去拥抱树干，去倾听老树心里的消息。

虽然无法摩顶，但可以仰望，每一棵老树都是那么雄奇，那么的美，有些树可以从秦皇汉武就看着这个世界，人生无常、成住坏空，在老树的眼睛里，其实是很平常的。

我们如果心灵够高，也可以这样看着世界。

我们如果心情够细，也能体贴一棵树的心。

八指头陀有一回听到凄厉的哭声，离开禅座，走出寺庙，才发现是有人在砍桃花树，他因而大悟！

来果禅师在睡觉的时候，听到哭救声而惊醒，找了半天，才看见一只虱子跌落下来，摔断了脚在那里哀号。

澹悟禅师在流泪后，写下了“铅泪结，如珠颗颗圆；移时验，不

曾一颗真”！

我们因爱恨而流下的眼泪像铅块一样的沉重呀！但时间过去了，空间改变了，没有一颗眼泪是真实的。

每一次感时，连花都溅出了泪水，每一次伤别，连鸟儿都感到心惊！

我们不曾离开世界，世界也不会离开我们。

佛陀在很多次的轮回里，在一世名叫“睽子”，经典里形容睽子是非常慈悲的人，慈悲到“践地唯恐地痛”，走路的时候因为怕地会痛，所以，他走路，非常非常轻巧。

在经里与睽子相识，使我非常感动，大地会疼痛，花草会伤心，松树会许愿，触事面真，体之即神，只要情感够深，意境够高，谁会知道步履过处，都有美丽的消息，落花虽然飘落了，每一朵都美过、香过，与蜂蝶相会过！

种出一片无忧的所在

最近十几年，我常在大陆旅行演讲，走过两百多个城市，偶一回首，恍然如露如电。

四十几年来，我每天都在写作，写了几千万字，回眸一望，宛若镜花水月。

在流云幻变的人生呀！什么是真实的？什么是永恒的？何处才有究竟与终极的家乡？

你有没有曾神采飞扬地活过，你又留下了什么证据？

有一天，佛陀走到菩提树下，坐下来，说：“不成正觉，不起此坐！”

魔王听见了，走到佛陀面前，生气地说：“你以为你成正觉会成功吗？在你之前多少比你伟大的修行人想成正觉，最后都失败了。而你，先是浪费了二十九年声色犬马，又浪费了六年做无益的苦行，现在你在此静坐，就希望能突然开启无比的智慧吗？比起那些更用功的修道者，你的想法是多少傻呀！现在你立刻停止静坐，否则，你指给我看只有你会成功的证据，如果你举得出证据，我就不再扰乱你！”

佛陀温和地举起右手，指向前方，接触大地！

佛陀大音希声、大象无言，他沉默地接触大地，说：“大地就是我的证据，在无数的轮回里，我所行的一切都在大地留下了证据！”

佛陀修行的证据在大地，我留下的证据就是我的文章，我不断地耕田，信心是我的种子，智能是我的耕犁，我一直前进不退转，希望能种出一片无忧的所在！

在我的文章里，有时丈六金身是一茎草，有时一茎草是丈六金身！